

龍影梟踪

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泉影龙踪

飘萍子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呼和浩特

(内蒙)新登字1号

内 容 提 要

翡翠玲珑镯、八宝紫金盆……深宫异宝一件又一件不翼而飞，吓坏了百官，震惊了紫禁城！皇帝太庙求签，微服出访，引出种种故事，怪异离奇、盘根错节、险象环生、悬念叠起！书中，硬闯九重天、玄狐幻影、异花奇姻、假灵堂、丑娘娘、劫龙山等等，内容精湛新奇、情节曲折跌宕、人物出神入化，语言通畅活泼。本书融武侠、传奇、情爱于一体，既有惊心动魄的打斗，又有艳女的旖旎柔情，扑朔迷离，扣人心弦，读后令人难以忘怀。

集 影 龙 踪

飘 萍 子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2.875 字数: 275千 插页: 2

1992年1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400册

ISBN 7-204-01727-7/I·256 每册: 6.30元

目 录

泉影龙踪	(1)
硬闯九重天	(127)
玄狐幻影	(178)
异花奇姻	(219)
丑 娘 娘	(258)
劫 龙 山	(293)
春秋奇案	(330)
假 灵 堂	(371)

泉影龙踪

一 皇宫丢宝

康熙四十年（公元一七〇七年）的一个初夏的前晌，北京东单牌楼的西边，走来一位算卦先生，头上戴着一顶青缎子瓜壳帽，帽顶上镶着一颗大珠子，身穿蓝色绸面大夹袄，外罩青缎马褂，白袜皂鞋。

此人生得天庭饱满，地廓方圆，年纪就在五十多岁，嘴上留着八字胡须，手中拿着一副桃竹卦板，身上背着一个黄色包袱。

你道此人是谁？原来他就是大清朝入关后第二位皇帝，名炫烨，年号康熙。

这位清圣祖位处九五之尊，不在皇宫内院处理国政，却假扮成算卦先生，来到东单牌楼，干什么呢？

原来，新近宫里出了一件大事：他最宠爱的正宫娘娘手臂上常戴的一对盘龙赤金透体玲珑镯，以及他自己黄龙马褂上经常佩戴的一对翡翠鸳鸯鸟，在一个夜晚不翼而飞了。

这两件东西非同小可，此乃国宝，也是康熙最喜欢的物件。

康熙心里很纳闷，紫禁城宫墙高耸，御林军戒备森严，外面的人插翅也难进入宫内，内官太监、宫女纵有天大的胆子，

也不敢从皇帝和娘娘身上偷走东西。这宝物究竟哪里去了？

康熙传旨，命宫人摆驾来到太庙，烧香求签，想请神佛给一个指示。

他虔诚的叩头烧香，从白银签筒里随手取出一根竹签，签谱上写着四句话：

宫中失宝真来异，
金玉满堂藏龙戏，
五龙还朝果然真，
往东只行一井地。

康熙皇帝将签上言语暗暗记在心中。

次日五鼓早朝，他来到太和殿，召集三百文臣、四百武将、五部六府、八大朝臣、公伯王侯、朝郎附马，将昨晚内宫丢宝及签上言词讲述一遍。

康熙开言问道：“哪家爱卿为朕拆解明白？”

康熙连问三遍，往两廊一看，文武群臣没有一个答话的。

康熙皇帝心中不悦，暗想：“平时你们高官厚禄、作威作福，今日寡人有难处，却无一人能为朕分忧，要你们这群废物何用！”

康熙正在生气之际，只见班部中站出一人，此人身材矮小，其貌不扬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顺天府知府张廷玉。

此人机敏果断，公正廉明，有“白脸包公”之誉。

张廷玉手持牙笏，躬身进见，叩头已罢，开言说道：“为臣能解出这四句话来。”

康熙一听，龙心大悦：“既然如此，爱卿，你快快给朕

当面讲来！”

张廷玉说：“此处人多耳朵，有些不便。”

康熙当下吩咐退朝，文武群臣各自下殿回府。

康熙单将张廷玉一个人带到养心殿，和颜悦色道：“张爱卿，免行大礼，坐下来给寡人讲解四句签语。”

张廷玉谢过，坐在龙床旁的绣墩之上，开盲启奏：

“圣上，头一句，‘宫中失宝真来异’，此话十分明白，是说宫禁森严，失宝岂非怪异之事？第二、三句是说，偷宝的是四个人，名字上各占‘金、玉、满、堂’一个字。要想找到失宝，就应该访查金、玉、满、堂这四个人。第四句‘往东只行一井地’，井，是吃水的井，‘井’字由四个‘十’字组成，只往东行四十里，通州正是在京城以东四十里之遙，在这条路上，就能查访出宝物以及盗宝之人。”

康熙听罢，心中思忖：张廷玉对这四句签语解释得很有道理。

他沉吟了片刻，拿定了主意：“好！明日寡人就化装改扮，私访‘金玉满堂’。”

张廷玉说：“万岁，明天微臣先到东单牌楼，恭候圣驾！”

单说，康熙回到内宫，就把四十八宫总管梁必谦召来，对他言道：

“梁总管，明日寡人出访，你要留心宫内，千万别把寡人那件最心爱的八宝盘龙紫金盆丢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看管！”梁总管叩头领旨。

次日，康熙改扮成算卦先生模样，手摇卦板，出了紫禁城。

来到东单牌楼，大约是巳牌时分，天气尚早。

康熙寻思：“我从哪里访起呢？光在大街上走可不行，要不，我摆开卦摊吧！”

想到这里，康熙在道边找了个宽敞的地方，把包袱打开。

这包袱分里外两层，外边一层，包的是笔墨纸砚，以及几本算卦的书；里面一层，包的是衣裳和空头圣旨。

康熙取出文房四宝和卦书，没有桌、凳就席地而坐，打着卦板、唱着卦歌，等着算卦的主顾。

卦摊刚摆下不大一会儿，只见从西边走过来两个人：一个是高个子，瘦得象根竹竿，长得獐头鼠目；另一个是矮个子，胖得象个油篓，长个蒜头鼻子，小母猪眼。

行至近前，两个人瞪着眼睛将康熙上下左右细细端详一番，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康熙抬头一看，只见这两个人，歪戴着帽子，散披着衣服，露着胸脯，趿拉着鞋，怪凶狠的，看样子不象个好人。

康熙朝二人点了点头，答道：“算卦的。”

“你是哪儿来的？”

“外地人，路过此地。”

“你懂得北京的规矩吗？”

“摆卦摊，还有规矩？我不知道。”

“怎么，不知道你就敢随便摆？”

“这儿不让摆？”

“要摆也行，事前得跟咱爷儿们打个招呼！随便摆不行！”

“不行，怎样呢？”

“罚你二十吊铜钱！”

康熙闻听，心中暗想：“这两个人怎么如此霸道！定非良民，待我问问他们的姓名。”

想到这里，开口问道：“二位贵姓，台甫怎么称呼？”

瘦高个子鼠目一瞪：“我叫张三太爷！”

矮胖子母猪眼一翻：“我叫李四祖宗！”

康熙一听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心想：“这两个该死的东西，瞧他们这飞扬跋扈的样子，平日鱼肉乡里的恶劣便可想而知了！”

康熙不慌不忙开言道：“你们张三也好，李四也好，今天和我要钱，看来不大方便。第一，我从家里出来没带着钱；第二，我还没开始算卦，一文钱也没挣，哪里来的钱呢？”

两个小子怒目圆睁，厉声喝道：“没钱？没钱敢上这儿来摆卦摊吗？”“嘿！没钱也不要紧，把自己穿的衣裳扒下来。”

边说，边挥拳挽袖，动手要抢康熙头上戴的瓜壳帽。

列位，康熙瓜壳帽上的那个珠子，并非寻常，它乃是一颗避尘珠，稀世奇珍，价值连城，岂容两个歹徒抢走！

康熙慌忙用两只手将帽子紧紧护住。瘦高个子伸手又要抢康熙的包袱。

康熙一想，这包袱更不能让他们抢走，因为包袱里有空头圣旨，于是用手又去护包袱。两个歹徒正与康熙纠缠不休之际，猛听得身旁传来一阵结结巴巴的叫卖声：“哎，谁买……瓜子！二十个钱一……包，三十个钱两包！”

康熙抬头一看，这个卖瓜子的正是顺天府太守张廷玉枚

扮的。只见他胳膊上挎了一个盛放瓜子的篮子，头戴一顶破草帽，身上穿着蓝布大褂。

张廷玉来到康熙面前，使了个眼色问：“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康熙一见，心中明白，也假装不认识，将方才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张廷玉一听，朝那两个人望了一眼：“哼！这两个恶徒，真是有眼无珠！你们坑蒙拐骗到当今万岁身上啦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他当下眼珠一转，对那二人道：“二位，这个算卦先生的帐，兑给我还，行不行？”

那二人一听，挺纳闷，心想：“帐还有人愿意往自己身上揽！”于是，点了点头，冲着康熙一努嘴，道：“喂，你滚吧，钱，我们朝这个卖瓜子的要！”

康熙心中暗笑：“这两个瞎了眼的家伙，讹我还不算，现在讹到张爱卿的身上啦，我倒要瞧瞧你们怎和他要钱！”

康熙收起卦板，挎上包袱，起身便走，挤出围观的人群，闪到一旁，手搭凉篷，暗中观看。

张三李四见算卦的走了，扭过身，对张廷玉把手一伸：“卖瓜子的，给钱吧！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二百吊！”

“好家伙，一眨眼，这钱就涨了十倍！”张廷玉听罢，也不说给钱，也不说不给，站在那儿，出了一会神，转身就走，边走边吆喝：“谁买瓜子！谁买瓜子！”

张三李四上前一把将张廷玉劈胸抓住，喝道：“呸，你不给钱就想走？”

张廷玉把眼一翻，道：“你不让……我走，你……是想……管饭还是怎么着？”

张、李两人气大了：“管饭？屁！二百吊钱还没给呢。”

张廷玉说：“二……百吊？我身上一个大子也……也没有！我给……给不起。”

“你没钱，怎么敢替别人兑帐？”

张廷玉说：“我……我刚才看那位算卦先生挺……挺为难，我……就把帐应……应下来了。”

“应下来，你就得给。”

“我没……没钱！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吧！反正，钱是跟你要定了。”

“这……这么办吧，请二位……二位辛苦一趟，跟我去……去取怎么样？”

那两个小子闻听此话，心中暗想：“大概这个卖瓜子的有点什么门路？”

两个人商量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到哪里去取？”

张廷玉微微一笑：“到顺……顺天府……”

“啊？”

张廷玉缓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：“顺天府……衙门对门的山……货铺。”

张三、李四吃了一惊，暗中盘算：“他这买卖开在顺天府对过，大概，六层门里的人都认识，要是跟他去，我们在前边柜房里等着拿钱，他从后门溜，跑到衙门报告，让当差的把我们抓了去，钱要不上，还兴许吃官司！”

俩小子越琢磨越不是滋味，眼珠一转，说道：“我们没有工夫跟你去，你想旁的办法吧！”

张廷玉说：“旁的没……没办法，你们要不跟……跟我去，咱就定……定个日子，到时候就给……给你们送去。”

张三一寻思，点点头说：“行！什么日子？”

张廷玉伸出两个手指头：一个大拇指、一个小拇指，比划着。

李四问：“六天？”

张廷玉摇摇头。

“六个月？”

张廷玉又摇摇头。

“六年？”

张廷玉还是摇头。

“到底多少天？”

“六……六十年！”

张三闻言大怒：“哈！你这卖瓜子的，成心跟我们捣乱！兄弟，揍他！”

张三飞身上前，朝着张廷玉胸前一脚踢去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把张廷玉放瓜子的篮子踢到了半空。

说来也巧，只见那竹篮子落下来，不偏不正，正好套到李四的秃脑壳上。

李四急得直嚷：“啊呀，砸着我了。”他气急败坏的将头上的篮子取下来，转身向张廷玉扑去，只听“通”地一声，将张廷玉摔翻在地。

二、康熙摆卦

李四将张廷玉摔倒在地。张廷玉灵机一动，扯开嗓子就吼起来：“了……不得啦，打人……啦！”

他这么一嚷不要紧，只见东面“嗡嗡”奔过两个人。

前面那人三十多岁，头戴白缎子绸口英雄壮帽，上有三十六朵白绒球；迎门一支三叉英雄髻；左鬓角戴一朵贴耳靠鬓，挨耳靠腮，大如茶杯的英雄胆；上身穿鱼白绑身夹袄，下身是粉白的兜裆滚裤；脚蹬兜跟薄底燕云快靴，腰扎短裙，背插单刀一口。此人是谁？他乃顺天府张廷玉的副将，姓伍名天雕。

后面那个人，不满四旬，头戴马尾透风巾，上有十八朵蓝绒球，腰围三扎英雄结，左鬓挂着大如茶盅的一朵蓝绒球；上身穿青缎排身靠袄，十三道鬼门关的纽扣；蓝缎子中衣，兜裆滚裤，青缎子兜跟薄底燕云鞋；背上也插单刀一口。此人生的：斗鸡眉、窝抠眼、大耳朵、颌下一撮山羊胡须，他乃张廷玉手下的守备官，名叫陆天德。

伍天雕与陆天德，从张廷玉一出衙门，他们就暗暗跟在后面。张廷玉吩咐他们的任务，就是保护圣驾，别让康熙遇了危险。

刚才，张三、李四欺负康熙与张廷玉，他们都在一旁看在眼里，不过，他们没敢露面。因为张廷玉曾再三吩咐他俩：只许暗中保护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准他俩出头露面。

如今，伍天雕与陆天德眼见张大人被李四、张三打倒，还能看着不管吗？听张廷玉一叫，两个人奔过来。

他们武艺都很高强。伍天雕抓起李四，陆天德揪住张三，一翻胳膊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俩人早被摔翻在地，用脚将恶徒踩住，动弹不得。

张廷玉乘这工夫翻身站起来，他望着俩个爬在地上的恶徒，心想：“张三、李四，我把你两个奴才！光天化日之

下，你们竟敢恃强凌人，讹诈到康熙爷身上，我顺天府早已访察清楚这两个坏蛋的劣迹，这种坑害黎民、渔肉乡里的坏人，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，留他何用！”

想到这里，张廷玉朝伍天雕与陆天德一使眼色：两个人就明了。他们将张三、李四象提小鸡子一样，将俩个坏蛋捉到无人之处，手起刀落，俩坏蛋便身首异处。

过了两天，顺天府城楼上悬挂出两颗人头，下面还有一副布告，历数张三、李四的罪恶。倾城人都来观看，众人拍手称快，纷纷言道：“该死，为北京除了一害！”此是后话不提。

单说，张廷玉摆脱了张三、李四两个坏蛋的纠缠，赶忙去追康熙。

他手搭凉棚往东边一瞧，只见康熙正一个人在那里呆呆地站着。

张廷玉走到康熙面前，低声说道：“罪臣前来接驾。”

康熙想：“我刚从宫里出来，什么也没访着，不能回去！”想到这里，一摆手，意思是：你回你的顺天府，不要管我，我还要去密访。

张廷玉会意，倒退三步，领着伍天雕、陆天德转身走了。

单说康熙，手拿着卦板，离开了东单牌楼，继续朝前走去，来到了东四牌楼，又摆开了卦摊。

这地方南来北往、东走西去的人很多。康熙打起卦板，唱起了卦歌。

卦歌唱得很好听，那歌词是：

“有算卦的来算卦，
有测字的将字评。
我能算天有多高，
我能算地厚多少层，
我能算西山卧着几只虎，
我能算东海盘着几条龙。
买卖之人来算卦，
我能算他买卖兴隆不兴隆；
庄户之人来算卦，
我能算他收成不收成；
念书之人来算卦，
我能算他能不能够得功名；
坐官之人来算卦，
我能算他的官职升不升；
小人的关口我会破，
老年人的寿数我算得灵；
算对了给我钱六个，
算不对你可罚我两吊铜！”

康熙这一唱不要紧，惊动了街上的黎民百姓。老王开言叫老李，老刘开言叫老丁，“咱瞧瞧去！”大伙儿“忽啦”一声，就把康熙围住了。

这个说：“老先生，你的卦歌唱得不错，算一卦多少钱？”

那个说：“先生，最近我想成个买卖，你看我开张以后怎么样？”

有的问娶媳妇娶那一方人合适？

有的问老人的病那方的先生看才能好？

康熙自幼饱读诗书，对于易经、六爻、八卦、星相、相面、测字这一套都有研究，知识颇为渊博。再加上他善于察颜观色，所以，讲出的道理，都让人听得心服口服，一会儿就挣了二十多吊制钱。康熙心里挺高兴。

他正给人家算得津津有味之际，忽听人群之外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喂，闪开，我来算算！”

围观的众人扭脸回头一看，只见从人群外面挤进两个人来：

一个歪戴着帽子，敞胸露怀，纽扣不扣，手中提着一个鸟笼子。鸟笼子里不放百灵，不放画眉，盛了一只夜猫子。

另一个人手里攥着一条盘来绕去的长虫。

这两人，大大咧咧走到康熙面前，冲着康熙瞟了一眼，撇着嘴问道：“喂，算卦的，你这卦灵不灵呀？”

“人们都说我算得灵，我这个卦就灵。”

“你给我俩算算吧！告诉你，我俩也不多算，合在一起叫你算八个卦。这八个卦算准了，就给你六八四十八吊钱，你要是算不准，就罚你二八一十六吊钱，你说怎么样？”

康熙一听，心里明白：“这俩小子是看中了刚刚挣的这堆钱啦。”

“你们要算什么事呢？”

这个说：“你算我姓张还是姓李？”

那个说：“你算我出城还是进城？”

这个说：“你算算我走道先迈那条腿？”

那个说：“你算算我喝酒能喝几盅？”

这个说：“你算算我黑夜睡觉头冲南还是冲北、冲西还是冲东？”

那个说：“你算算我一夜能做几回梦？”

“你再算算，我们一天能出几次恭？”

康熙说：“你们这卦，别人算不了，非我一算不可。”

“那你就算吧。”

康熙说：“我算你，百家姓上四百多姓，你爱姓那个姓就姓那个姓；我算你不是进城就是出城；我算你喝酒爱喝几盅喝几盅；我算你黑夜做梦，你梦见什么梦就是什么梦；睡觉时头不从南就从北，不从西来就从东。”

这俩小子一听，暴跳起来，“嘿嘿”冷笑道：“好啊，你这老儿，好一副伶牙俐齿，你这叫夹道逮驴——两头堵。告诉你，你这招在爷爷的身上可不灵。我睡觉不冲南、不冲北、不冲东、不冲西，我脑瓜朝下拿大鼎睡！今天你这八卦，一卦也没算对，罚你二八一十六吊钱。拿钱来。”

说着话，两个小子就要抢康熙的钱。

康熙急忙用手将钱紧紧捂住。

两个小子眼一瞪，道：“哼哼，不给钱，抢他的帽子。”

康熙将帽子摘下来，揣在怀中不让两个小子抢走。

正在僵持不下之际，猛听得外边有人大喊了一声：“呔，好你两个大个子，真乃胆大包天！”

康熙抬头举目观看，只见从人群外边走进来两个少年，年纪不大，看样子都不过十二、三岁，一个穿着一身白衣裳，一个穿一身青衣裳。两个孩子都生得天庭饱满，地廓方圆，眉清目秀。